

臺大文學講座
洪游勉文學講座

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觸機



張曉風 主講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4
76.

出版單位：臺大出版中心

地址：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886-2-2365-9286 +886-2-3366-3993

傳真：+886-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http://www.press.ntu.edu.tw>

06-7
201144

臺大文學講座
洪游勉文學講座

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此書附盤在資源建設室

港台書



張曉風 主講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柯慶明教授：

我想這個張曉風先生是可以不需要介紹的，因為從我在唸大學前後就已經開始看他第一本出來的散文集，那時候是這個《文星》出的，非常的溫馨感人。然後，後來他的寫作的風格非常的豐富。我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快樂可能是各位現在比較不容易有的，我那時候花很長很長的時間也很在期待，經常的去看的是張曉風先生的戲劇，她的劇本其實是那個時候臺灣重要的舞臺劇現象，大概是唯一覺得有深度可以看的戲就是要看曉風先生的戲。所以我相信各位可能對於曉風先生還可能以在中學唸書的時候要背作者大概都背過，所以我們現在很熱烈的掌聲歡迎張曉風先生。

張曉風先生：

今天要來以前，系裡告訴我說要花一點時間唸一下自己的文章，那我一下子就方寸大亂就是說，要念哪一個呢？就帶了一堆書來這樣。那可是哪一個是我該唸的，好像一直舉棋不定，因為凡是一個作者被人家要求做這件事情都覺得，那什麼能夠代表我呢？就好像蠻困惑的一件事情。

今天本來我還可以用一個工具，不過這個工具呢，現在已經被淘汰了差不多，就是那個投影機。那因為現在都在用那個Power Point，結果呢有一種東西好像就消失。可是我又是拒絕電腦的那個種族。

在我來想在某一方面我很想讓我自己保持是一個文盲，這樣說起來好像有一點矯情，因為我這一生跟文字的因緣是太深太深了，如果要說罪過的話就是禍棗殃梨，就是害很多樹都被砍掉了，所以覺得很內疚。所以我用紙的時候都非常的小心節省。各位你看我這演講稿是寫在我們家信箱的那個廣告紙的反面，就是有很深的罪咎感，所以就總是用廢紙來寫一些東西。

像我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談文盲呢？因為從小就認識字了。

如果說人生識字憂患始的話，我的憂患也開始得相當之早。可是我可以說電腦文盲，我可以選擇做電腦文盲，來保持我自己那個純潔的程度。就是說我不要去跟電腦打交道。那不打以後會有什麼好處，其實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要去處理垃圾文件。

假如生命可以選擇的話，那現在因為我到了我的這個退休的年齡了，所以呢，我也許就好像膽子大一點，如果我可以選擇，我就要做一個說書人，一個字都不認識，純粹靠記憶，記得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後我就這樣去走天涯，然後就在每一個城鎮、每一個鄉村去說故事。那我覺得這是最值得羨慕的生涯。當然希望說書的場次裡頭，觀眾也都像各位一樣的好，給我一點錢讓我可以生存下去。我在想其實這就是我最羨慕的生涯。可是呢，可惜我這輩子是跟文字結緣的一個人，也靠文字吃飯的一個人。可是心裡總可以有一點點小小的夢想吧。

有一次，我在菲律賓的一個博物館裡面看到一些照片。各位知道菲律賓是那個千島之國，所以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島嶼。那在他們的南部呢，若干年前，他們發現了一個石器時代生存的那種人，結果他們就跑去把這些人的生活照起照片來。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去跑到那個小島上去看那些人的生存，可是他們有一些紀錄的攝影。那我就看到在一個洞穴裡，他們點著火，有一群的人圍著一個人坐在那裡，然後那個人就開始講故事。那照片當然不能顯示他講的是什麼故事，可是旁邊有一排小字因為菲律賓他們就是用英文寫的，所以可以看得懂說 a storyteller in cave 在洞穴裡頭說故事的人。看那個人的眼神以及那個看他講故事的人的眼神，心裡想，啊！多麼想做那個人啊！a storyteller。那雖然我這輩子多半寫的作品是散文，不過呢，其實我也經常喜歡把故事說給別人。

那今天我來以前呢，我想說，可能我要給我自己找個定位、或者是一個生平介紹，因為會議的主持人經常會說：啊這個人就不用介紹了。所以我得來自己介紹自己一下。可是自己介紹自己

也挺不容易的，因為，哪裡是重點呢？

其實這些年我發明了一個字眼，就是叫做「第一代半的外省人」。「第一代半的外省人」，有第一代跟第二代，可是又有一種我把我自己歸在「第一代半的外省人」，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很明顯第一代就是自己來的，那第二代也很明顯就是在這裡生的。可是我們是跟著第一代來的，但是因為有上一代所以我覺得我不是第一代，可是我又不是在這裡出生的，所以就是半代。

那我把這個一代半的外省人，跟一半在那個日本時期，一半在這個中華民國領導時期的那種人，像黃春明，相對照來看。就是說，他們經歷過日本時代，雖然日本人走的時候他們蠻高興的，可是他們畢竟還是跟日本的文化有一點關聯的一種人，那我們呢是因為幼小的時候的那個記憶帶過來，跟在這裡出生的不完全一樣。所以呢是蠻好玩的。

但是呢最近因為中天電臺的那個王偉忠，他做了一個那個《眷村的故事》，因為他們家的眷村都拆掉了，變成平地了，變成馬路了，他很留戀，所以就去拍了那群媽媽們也蠻感人的。可是呢，我說我又不是第一代也不是第二代的外省人，可是呢，我也不太屬於眷村。

其實我住那個的房子，到現在我媽媽那個所住的地方，還是屏東的那個眷村。但是呢，因為，因為我父親的階級比較高一點，所以那個眷村跟普通眷村不太一樣，它是獨門獨戶、有院子的，跟鄰居不是那麼親密的關係。那住在那種地方的都是這種階級，所以就不像那個一般的眷村。一般眷村像一長塊豆腐，這樣咚咚咚切了很多小糊子，就是是像那個什麼馬來人那個長屋蓋了一大條，中間切切切，連廁所也沒有，就所以他們的生活是非常的親密的。

那前兩天我在電視上看到那個叫做孫鵬吧，那個明星，他是說他小時候作五家的乾兒子，為的就是將來他要為這五家人去送

終，因為他們都是孤單的老兵。他們家是他爸爸是有結婚、有兒女，但是有五個孤單的老兵，他做他們的孩子，到最後他們要去捧著那個孝子棒最後走，以去完成那個儀式。他們的關係就非常親密。可是因為我住在屏東，屏東地方很大，然後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呢，跟其他的人不是太有關係。

所以有一次，朱天心問我說，妳屬不屬於眷村，我就愣住，我說這個我好像要想一下，我是住在眷村的話，現在還在眷村，可是不是那麼跟一般外省人那樣，有一個非常簡易的那個那個、那個團體，那個團體的那個生死與共，就是王偉忠說，他們家那個大姐生了那個孫輩回去之後，回去眷村，第一個第三代，結果他那個小孩就看木馬好玩，那投幣嘛，結果那個小孩一天都沒有下來，因為每個婆婆經過都給他投十塊錢，他就繼續玩，那有的婆婆就說，啊這是我們眷村的。那種生死與共的，就好像一家人的那種情感，其實我沒有。

我是在屏東的那很空曠的土地上這樣長大的。所以我跟其他的眷村不太一樣，我是那種會說臺語的那種人，而且對臺語非常有興趣的。有一年我去香港授做客座教授的時候，有一天我拿著我的那外衣去給洗衣店去洗，那我就問他就跟我說十天以後來拿，但是我想三天或者兩天，我想快一點，但我就愣在那裡，因為我想，那個廣東話要怎麼說，因為我要組織我自己一下。可是我就在，你相信我都沒有說話，我就在半秒鐘還是什麼那樣子愣住，要把我新學會的廣東話說出來的時候呢，就有一點愣在那裡，就在他看回來的時候，他就用臺語跟我說：「妳想早一點拿是不是？可以啊，兩天後來拿。」我呆住了，說他怎麼知道我那個時候正想說出臺語來，然後我就覺得不對，我要說的是廣東話，但是因為那個臺語是我的第二個語言，那我就跟另外這個第三個語言有一點搞混了，就想說廣東話的時候，我的身體有一個臺語的語言，就臺語語言那個身體姿勢出來，可是我的聲音沒有出來。我就非常驚訝說，他怎麼看得出來我要說臺語，原來他根

本就是臺灣去的人，他也是在到那裡勉強去要說廣東話，但是他看我的身體就知道我要說臺語。那我講的是啊！要講的一句話「卡緊吶會勢嘸」，就是這個，就是我忽然發現說，原來在我不說臺語的時候，我的身體已經是一個那個臺語的語言了。我在想不對我不能說這個話，要說的那個，可是呢，就在那個時候呢，他已經看出來了。那所以才發現說什麼語言，那個基本上你的身體已經擺成那個樣子了，擺成那個樣子。

蠻好玩的。所以，這是我的背景。那麼，如果要說外省人有什麼，在初期的時候跟本省人當然你說說話不同，可是其實有一個很嚴重的就是，那個外省人沒有房子，沒有房產。那，沒有房子呢，雖然人家給你住免費的房子，可是很慘的就是到有一天就你就掃地出門，就就這個房子就不是你的了。

我就記得在聖經裡頭有一個很知名的人物，他叫亞布拉罕，亞布拉罕的名字後來也就是那個林肯的名字，Abraham Lincoln，就是那個亞布拉罕來的。亞布拉罕是，同時是那個中東那些跟以色列那些人共同的祖先，我們說Bob Gilos(?)說，其實那個亞布拉罕是他們兩個現在在交戰的民族的共同的祖先。亞布拉罕在他妻子死的時候，當地的人，他也是寄居的，是先搬去的，那當時他就要葬他的妻子，那他的好朋友就說，哎呀！你家的事就像我家的事，你妻子就葬在我家田裡就好了嘛。他說不行，我必須向你買，因為我們都會過去，我向你買以後，這個這塊地就是我的，然後我們子子孫孫都知道，知道這裡。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不喜歡我了，其實葬這裡我就沒話講，可是現在我要規規矩矩地向你買，向他這個好朋友買了。其實呢，當他有了他的墳地之後，他跟那個土地就有一個「認同」的關係了。

我就覺得好像，就是一一直在那裡流浪，那在流浪的過程裡面就有某些故事了，就會記下來。那我的母親是一個記憶力非常好的人，我就覺得她像那個族裡頭的那個女巫，到晚上的時候她會一再地敘述，那些過程她會不經意地就說出一個很很令我驚訝的

話來。

這些事情很奇怪，不知道爲什麼，男性比較不會做。我父親好像從來他很少很少說到他小時候的事情，好像他的故事很少，其實也許有，那我當時沒有來得及去挖掘。那我母親呢她就會，時不時的就會說，如果妳不去制止她，她會說個不停喔！會一直說一直說、重覆地說。

那些故事，或者那些情緒，那些回憶呢，好像是一個女性世界的那個史詩，不斷地傳遞下來。有一次我看一個原住民的一個老婦人在那裡紡織布，然後她就順口地唱起歌來，我就覺得事實上不少的女人是那樣的敘述者，那麼那個女人她唱什麼呢，其實呢我看了以後真的就立刻就哭出來，她說，你們還記得我的故事嗎？你們是在旁邊這樣紀錄，可是這些呢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記憶啊！你們好像是那個要研究要什麼而已，因爲那個研究生他去記這個紡織的這個過程，可是，對她來說那是她的生命，她整個的民族的那個記憶全在那個紡織的那個行爲裡頭，然後用她很沙啞的嗓子唱這樣的一首歌的時候呢。其實我是覺得，女性真的是一種很奇怪的她們怎麼可以記得那麼多事情，然後就是這樣把它敘述出來。

那，我也記得在那個九二一地震的時候，有好多人都敘述他們現場的感覺，可是有一個那個太太，她我就覺得她講得比較，更好吧，更生動一點，她說，她說像地下有人打一個大炮，就這樣把我打起來，地底下有發射大炮射上去。我就覺得說，啊她怎麼可以把那個感覺形容得那麼好。

經常女人好像是扮演這個角色，我很少看我媽媽用筆記下什麼，她好像自然那些日期都在她的腦中，當然現在是不行了，就是說幾年幾月幾日誰做了什麼事情，從哪裡又到了哪裡，她好像都自然就在她的記憶之中。那當然，她也有的時候我是會從她的那個音樂呢，那個唱什麼歌呢，會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有的時候，我比較童年的時候知道多一點更古老的事情，因爲是母親那

時候會講給我聽。

有一首歌呢，從前我小的時候母親常常唱的，叫小白菜。那這個，小白菜呢，據說呢就是我當時聽了這歌就哭起來了，那爲什麼哭呢？這首歌是這樣唱的，我我記不全，但是可以記得一部分，(唱)「小白菜呀～碧綠地黃呀，三歲兩歲沒有娘呀！」然後，後來就是他娶了後母她爸爸娶了後母了，然後她就說這個(唱)「生個弟弟比我強呀！弟弟吃麵，我喝湯啊」，就是弟弟吃麵，她只能喝湯。據說我小時候聽到這個呢，就哇地就就哭起來了，哭什麼？「吃湯吃不飽」，喝湯喝不飽，但是呢就是說，後來呢他們就當笑話講，對不對，我聽了一個歌就在那兒大哭，然後說那個小孩她喝湯一定喝不飽，那可見我大概從小就好吃，所以對這個小孩的，對後母對待小孩的苦別的都不感覺到，就就一直覺得說喝湯的小孩是多麼可憐。

我記得會唱一些，那個時候的有點階級對立的意識型態之下所寫的歌。譬如說有一個是那個寫那個送報小孩的，從前報紙都是那個小孩去送報，賺點零用錢。歌裡是說(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大風大雨裡滿街跑，走不好，跌一跤，滿身的泥水惹人笑。總有一天，總有一天光明會來到。」那麼，好像母親的，剛剛唱這些歌的時候，就把那個時代就會跟我拉在一起。

那所以呢，我是在一個非常奇怪的屏東過了一些年，那屏東因爲它會我們禮拜天會跑到那個山地門，跟那個原住民看他們的生活。會有許多的客家人，他們在學校裡給我的印象就是好像，那一票同學一來全部姓鍾，還有個全部姓曾，還有個全部姓羅，就不曉得說會，他們一直想爲什麼他們都姓那個，其實那個時候不太懂，後來就明白，他們是在一個麟洛的內埔的一個客家村落裡頭，所以他們那個村子裡就是都姓這個姓。那當然還有閩南人哪，還有外省人。

在我的生活裡有時候也有一些外國人，有外國人的原因是因

爲我小的時候就跑去教堂去，有的時候會看到一些蠻奇怪的外省人，跟很奇怪的外國人，他們有時候會說著非常奇怪腔怪調的那個語言。有一次，有一個他說是，我想他是開玩笑的，他就有一次他被狗咬了，他就他說「我就跟那個狗的主人說，你的狗在我的腿上吃飯。」呵這人講話還真怪，然後他大概是開玩笑所以用這樣的方法講話，那就覺得好像會聽到很多很奇怪的那個人的那個語言。

當然，我唯一比較出國長一點時間其實就是在香港，聽那些香港人的語言，也就是廣東話，忽然之間我也就非常愛上這個廣東話，覺得他們那個accent（腔調）都是非常有趣，那個開開合之間那個，還有那個入聲的唸的方法，是非常好。比如說我們國語會說「不可以、不可以」，他們會說「不得、不得」，但是他們因爲accent非常強，噠噠、噠噠的，那就是非常好玩。那他會他如果說現在是三點五分，他不說三點五分，說「三點一個字」（廣東話），「三點一個字」，那個分針是放在一的那個字上的時候的，那可能是早期那個、那個什麼，那個鐘錶初到的時候，他們就剛剛到可能就到廣東了，然後他們就會去用這個方法來形容，他會說，三個字以後，就十五分鐘以後我們再見面，那麼，他都用「幾個字」，是非常奇怪的。

或者廣東人喜歡說「冇來由」，「冇來由」就是沒有理由，那個「冇」就是那個「有」那個字裡頭那個月的兩橫沒有了，就「冇來由」就是沒有理由，意思就是說這個事情不合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當然了，臺語會說「那ㄟ按呢」，那那個北方人會說得更誇張一點就是說「見鬼了」，怎麼會活見鬼，怎麼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個都有點誇張。「那ㄟ按呢」是比較一般，但是廣東話好像更追求理性，他就覺得這件事情是沒有理由這樣發生，那換句話說他要追求理由，在他的生活裡要有那個理由、要有logical（邏輯）的存在，那我覺得這個語言真是非常好玩。所以呢，我也就在很快的時間裡頭，學會說廣東話。

我覺得經常我跟臺灣去香港的朋友，例如余光中什麼，就會笑他們因為他們都不會說，那我可能因為已經先會了臺語，所以就在學會廣東話就都是南方語系的那個發音系統，所以就覺得不會太難。而且我學廣東話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就是凡是我的朋友說錯了國語，就是說國語說錯了的時候，我就知道你廣東音怎麼發了。比如說我朋友他就說我要去買「歐」「ㄋㄨ」，那是什麼，原來「ㄋㄨ」是那個鈕扣，「ㄋㄨ」就是他要說鈕扣的時候，可能我要去買扣子有沒有，那個是這個說法。他說「四櫃」（廣東話），「四櫃」，原來「四季」的那個「季」就是「櫃」，那個是跟臺語一樣那個「ㄋㄧ」的聲音比較不發，那發成ㄍ的那個比較古老的聲音。反正就是說我朋友說國語說不正確一個字的時候我大概就知道廣東話怎麼說，或者他的文法說錯了的時候我就知道廣東話的文法是什麼，所以呢是蠻好玩的。以上呢是關於我的籍貫的介紹。

那因為我今天似乎是被邀來談寫作的對不對？你談你自己（柯慶明）談我自己，那其中有一個呢，當然就跟我的籍貫有一點關係，不過我並不是想告訴你說，江蘇銅山人對你可能就是你的就是地底下的一個經緯線，不具有任何的意義。

我的學習背景呢，或者我的職業背景呢我一輩子都在校園裡，這個就是說我，從長大進入這個社會後就沒有離開過校園，在這以後呢好像也不會再進入另外的什麼的一個複雜的體系，就是在校園，所以對我來說，校園好像就是一切。

在校園裡呢，其實早年我在讀中文系的時候，我大概被我的老師看做是一個有點叛逆的，那跟現在不太一樣，現在我被看做是一個保守分子，其實我的那個大的方向其實並沒有改變。我當時被看做叛逆，是因為我的老師都不喜歡我去寫白話文，因為我又寫了在報上發表，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所有的老師並不太喜歡我做這件事情，認為我離開了古典文學跑去寫白話文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可是呢，我覺得寫白話文這很正常啊，在今天一個寫

作者，一定會寫這個文字。

那，現在呢其實我經常建議別人多讀一點文言文或詩詞什麼東西，有人覺得我很保守，其實也不是，我是覺得你要寫這個當然也要從那裡去取得一個營養。那大概白話文就只有兩個營養，一個是從古典文學取營養，一個是從民俗的，就是方言啦或者是諺語啦什麼的，這些裡頭，或者是那個從傳統戲曲或什麼東西裡頭去取得一點營養。大概呢它只有這兩個營養可以取得。

還有一個營養也可以取得，不過那很辛苦，就是說你精通幾國外國的語文，從外國語文吸收點什麼東西，來補我們語言之不足，那也許也可以，不過就很辛苦，因為你要去把日文搞好，或者義大利文搞好然後來補你的中文的不足，那個蠻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呢，多讀一點古典的文章或者詩詞呢是蠻好的一件事，結果呢這大概有很多人覺得我是有點古典派的，其實我當年被看作是叛逆派的。好在呢因為我是女生，還好，老師雖然不喜歡我這樣做，畢竟也沒有什麼樣對我懲罰，也不會太罵我，因為女生嘛，就會勸我說不要寫那種東西。

我在離開大學以後，其實在學習的過程之中我也會在雅跟俗之間會有一點猶豫，就是說我會更接近更風雅的文學還是更接近那個很通俗的文學這個也是一個個矛盾。但是，我想在那個矛盾的地方其實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兩個東西其實是都需要的。

還有，就是在傳統中文系的那個教育之外，我要不要接受西方文學的洗禮，那個西方文學對我來說是不是也是會有許多值得我吸收的地方，我不是指那個語言的本身，而是指文學的那個那個其他的東西，包括他們思想這些東西。

那麼其實我一直記得我的生活裡頭其實是很忙碌的，因為一個女性，那要生養孩子，然後還要養孩子這個也很辛苦，然後還要應付學校的課業，然後你要什麼時候去閱讀。

那想起來閱讀對我來說一直跟一件有趣的事情連在一起，就

是那個時候半夜我都會爬起來餵一次小孩的奶，那因為是我自己是餵母乳，所以呢就沒有辦法請別人幫忙，所以半夜，很安靜的夜裡起來，抱一個孩子在那裡餵奶，那個時候手裡拿一本莎士比亞的劇本在看，那莎士比亞全集呢就在這個狀況之下看完了。

我那個時候會覺得很幸福，因為妳覺得有什麼人從妳取得乳汁，然後呢妳也從什麼這個四百年前的一個莎士比亞呢，從他取得乳汁，然後妳有供應，但是也有吸收，那所以雖然辛苦，但是也很幸福。就覺得說，有太多東西，我會覺得需要去吸收。以上是講我的學習的背景。

我要提到一點，很多人認為是跟我有一點關係的，就是宗教信仰。我不談這個宗教信仰的本身，因為我並不是來傳教的。但是呢，這個宗教信仰呢，使得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讀了這個聖經，那讀聖經以後呢其實我在讀希臘文學的時候就那個吸收力就好了很多。那一直到現在，我隨便看個翻譯就知道它錯在哪裡。

像上一次，有一個宗教名畫來展覽，就是將聖彼德跟聖安德烈的calling，我們就翻譯做，聖彼得、聖安德烈的召喚。就是他們去叫誰來。其實那個calling是一個專有名詞，就是說，這個這個應該翻做聖彼得和聖安德烈的被召喚。他們那個calling不是他們的召喚，他們沒有資格召喚，calling是指上蒼對我們的一種、一種就是選中了我們，那我們就得做這件事情，受天承命的意思，那calling是指，那個主詞自然而然就是上帝，那麼像這個就是記者有時候會翻錯這個東西，那但是假如有那個聖經文學的背景呢，在讀西洋的一些什麼的時候就比較不會錯。

那像有一本這個Emily Dickson翻譯他的詩集，翻成中文，那個地方有幾張那個她的生平介紹的圖片，其中有一個就是她的墓園，Emily Dickson的墓園，那她的墓上呢，就寫了一個有點像他們很喜歡寫一個有點像墓誌銘還什麼，就是寫在墓上的石頭，刻上一個字。那個字也跟那個calling有點像，就是called back。called back他就翻譯做回憶，其實不是，called back就是蒙召，

· 蒙主恩召，蒙召而回去了。他曾經就像那個李賀，被認為是寄居在人間的一個鬼才，到時候又被召回去，為玉皇大帝寫那個白玉樓的那個記去了。或者是像李白，被認為是謫仙，他貶謫在人間，到時候又被叫回去了。那就是有事情有公務，然後又把他再叫回去了。

類似這樣的呢，人在少年的時候，如果能夠熟悉一個經典的話其實也不錯，不管是哪個經典。其實除了聖經，我也蠻喜歡去閱讀佛經的喔。而且讀的時候會覺得，哇太太太像了。就像金剛經裡頭，大概這句話很多人都很熟悉：「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復如電，當作如是觀。」在人間一切，凡是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就像夢幻泡影一像，而且又如露如電，用六個東西、六個如來形容，你要用這個觀念去看他。就是說怎麼某某人、怎麼某某人死了，那個那個是他的正常狀況，他活的時候才是他幻化的那一霎那，他死了才是他的本來的現象。

那其實在我們生活有太多是跟佛經有關的。包括，上次那個那個誰，我們的最高領袖。本因坊他不會唸，他唸本田坊，因為在他生活裡，可能本田是比較本田機車他比較覺得是是常見的東西。可是，本因是佛家的那個說法，就是根本的原因。不過根本的原因，可能各位會誤會，以為是那個科學上why，就是根本原因是什麼。不是，他說的根本的原因是指那個人哲學上的，你去追尋那個根本，最後是什麼。本因是說，不是科學上的那個本因，是哲學上的本因。

那個坊呢，日本人念那個坊，唸作就是用我們的漢音去唸，就是(日語)本因坊、(日語)本因坊他覺得那個音唸起來非常的因為是古音，所以有非常正大的那個氣概。本因坊「ㄘ」因為是那個後期的音，所謂輕唇音，就那個比較、比較輕浮了一點。(日語)本因坊那個就、就覺得，日本人唸起來那個就很厚重，那坊呢，他們唸bo就ㄅ，ㄅ的那個音、就是重唇音。就是，其實臺灣的這個發音也是這樣，就是那個八房二房那個念做「榜」、ㄅ那個音，

不會唸亡那個音。

所以像這個佛經的東西，那知道一點其實也是很好。我記得我去讀那個《百喻經》，其實很、很好玩，它就是一百個故事。那一百個故事讀起來就覺得說，啊！天哪天哪這不是有一點就是寫我們今天嗎？人家在那個時候怎麼會寫出這樣的故事來。像它寫一個寓言，就是說有一個人他的兒子死了，放在家裡。然後人家跟他說，兒子死了不能放在家裡，是要拿到森林裡，挖起土、把他埋下去。喔原來這樣，好，那我就挑著扁擔把他挑到森林裡去埋起來。他就拿那個扁擔，然後就挑，然後挑的時候呢，因為這個，因為只有一個兒子死掉嘛，所以那個扁擔挑起來就很不平衡，大概沒有那個登山那個爬山的那個背袋，放在中間可能，可是扁擔是要前後都有東西的，他只有一個兒子死掉，所以他覺得，這樣很不好挑，這樣好了，我可以解決問題，我去把我另外一個兒子也殺掉，然後呢就一個放前面、一個放後面，這樣挑著就很平衡了，然後就拿到森林就埋掉了，就解決我的問題了。

啊！我看到這個就天哪這個不就是當今政府所做的事情。每次他們犯一個錯的時候，他們就再犯一個，然後把那個前面的這個好像彌補、然後平衡喔。我不是指哪個政府，就是關於或者一切的那個都會有這個傾向。反正他們犯錯的時候，他們寧可再犯一個，把那個拉平衡了，他們自己覺得那我的問題解決了，可是你又殺死一個小孩啊，你怎麼不知道呢？那、那、那反正我問題解決就好了。很多的公家機關呢都是這樣做事的。

所以呢，在讀聖經或者在讀佛經的時候呢，我就覺得，啊！那個裡頭的東西，他是隔了這麼久，還是那麼深刻。那，人在一生之中呢，熟悉某一個經典，其實是蠻重要蠻好的。在我的寫作訓練裡頭，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就是去聽別人說什麼話。因為在現實中，我的生活不是那麼樣的多采多姿。我也沒有機會這個跑遍全世界，當然有去過還是有跟別人出去旅行，但是並不是一天到晚東奔西跑，像記者那樣的奔跑，大體而言是一

個在書房裡生活的一個人。所以，我有機會呢，不管是在市場或什麼呢，我都會去聽別人說什麼，那有機會也會參與到別人在說什麼。

有一次呢，我記得我的女兒從國外回來，她就陪我去那個市場。那我就跟一個歐巴桑去買了饅頭，然後就跟那歐巴桑說：「啊，你怎麼好久都沒有來賣饅頭？」他說：「唉呀！我有事情啊！」我說：「什麼事情？」「呃我的那個姊夫生病了啊，在南部啊，我就去照顧他啊。」我說：「他生什麼病？」他就告訴我說：「癌症啊。」然後「照顧的怎麼樣？」「唉！現在已經走啦」還什麼。

那我女兒在旁邊就有一點不耐煩說：「你為什麼買一個饅頭就會有這麼多話呢？你跟這個賣饅頭的人怎麼連他的姊夫在生什麼病都會知道？」我說：「嗯可是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啊！我已經跟他買很久了，他都知道我買饅頭都不拿第二層的塑膠袋，他有第一層的塑膠袋，那第二層的我就不拿就這樣拿走。那所以他都完全知道我他跟我之間已經算是朋友了，而且她姊夫的病我從前就知道，好像是越來越嚴重，這次是最嚴重的一次了。」所以呢會有交談，我會去跟那個不相干的人談很多很多的話，有的時候還留下他們的手機這樣，再打電話，再去跟他們追問他們的故事是怎麼樣的。好像有點奇怪，不過我想對於寫作的人來說，這是蠻重要的喔。

我記得有一天在榮總，聽到一個人在我前面他要去那個換衣服照X光。那，他跟他旁邊的人說了一句什麼什麼話，我就問他說：「這位先生你的那個籍貫是哪裡？」因為我發覺他的語言跟我媽媽很像，那果不期然呢，就是在一個非常近的地區的人。就問了很多關於我媽媽那個生活的地區的那個事情，那然後當然我也就講一下，我的媽媽所告訴我的，她的那個故鄉的某些事情。

例如她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地名叫「靈壁」的，那個靈魂的靈壁就是那個那個牆壁的壁「靈壁縣」是牆壁的壁還是那個璧玉的